

讀通鑑論

冊七

卷之三

七

讀通鑑論卷十六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

魏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稱故主齊以存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

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

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

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隋唐曰州郡守。統其郡

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

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

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褻而無

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恒懼而靡所騁。故天子

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

於民而民亂。強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惟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惟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惟州牧刺史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寧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

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旣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天子之令。而威已殫。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闢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攤拓拔氏之衆三十萬。

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膽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義屈。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勑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魏晉以降。臣節墮。士行喪。雖新君以戕舊君。旦比肩而夕

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弟炤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弒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

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刀。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閨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污。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共之恩。無他。忘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待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冲主爲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詫。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俟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

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紈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撩蠶屯之寇盜。未有不衄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

以成乎其不滅。續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續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續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賤之。允矣。無制之孤軍。必爲寇盜禽也。

官無常祿。賊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賊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祿也。枉

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坐死。其旣班祿也。義賊一疋。枉法無
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賊一疋者
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
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
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
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疋
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賊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
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
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
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
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
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
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
 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汜濫旣極。必且消亡。此其時
 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
 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
 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曰卜筮。以疑衆殺。
 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
 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
 逆於志。己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
 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
 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
 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
 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
 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

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

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隋之義文。周孔之間。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提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萬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

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強天下以同也。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畧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耑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

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覈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冲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爲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衆。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裏邊方。山澤肥瘠。民人衆寡。風俗淳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

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閒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惟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醕酢。多有非穀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